



情满江天

——读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

□何永康
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
此诗大约作于开元十六年暮春。前一年，李白曾北游汝海（今河南临汝），途经襄阳，与孟浩然相识，故有“故人”之谓。

李白一生狂放不羁，“眼空四海”（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续集卷1），很少有人能收入他的眼底。然而，他对孟浩然却极为尊崇，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”，“高山安可仰，从此揖清芬”，其敬慕之情，非比寻常。爱他什么呢？爱他“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”，爱他“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”（《赠孟浩然》）。只有“真人”才能赏识“真人”，只有“天才”才能激发“天才”；李、孟之交，纯然是胸襟、气魄、才华和志向的契合，他们有互启的灵犀和联袂的彩翼。

李白是性情中人物。他对“青蝇”、“豺狼”，是高度的蔑视和憎恶；对于真正的朋友，却披肝沥胆地奉献出全部爱心。出蜀之初，他与友人吴指南“同游于楚，指南死于洞庭之上，白禪服恸哭，若丧天伦，炎月伏尸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行路闻者，悉皆伤心。猛虎前临，坚守不动”（李白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，最后丐贷营葬友人于鄂城之东。李白为此种“存交重义”之举而感到无比的自豪。的确，李白是仗义重情的，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“令人惭漂母，三谢不能餐”，等等，无不显示出谪仙人对待情、义的纯真与执著。我们品评《黄鹤楼送孟



浩然之广陵》一诗,应当在这种情感背景上加以审视。当今之世,有多少人在呼唤此种能憎能爱、大憎大爱的赤子情怀和人生境界啊!

黄鹤楼,乃“分别之地”(唐汝洵《唐诗解》卷25),此为实指,谓李、孟于斯楼分手。如果从情景氛围上看,黄鹤楼更是染有浓重的“告别”色彩。传说中,仙人子安乘黄鹤由此而去(《齐谐志》),蜀费文伟驾黄鹤憩此而登仙(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图经》),他们都凭借黄鹤的羽翼而远去:别了,生物之以息相吹的野马般奔腾的滚滚红尘,清澈明洁的仙境才是理想的家园。所以,与李白几乎同龄的崔颢叹道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悠悠。”这是那一时代许多文化人登临黄鹤楼的共同感受,李白、崔颢、孟浩然在这一点上可谓心有灵犀,同声相应。由是观之,该楼乃是人生“大告别”的具有象征意义的“路标”;此地一为别,你将飞向哪里,是翱翔于蓬蒿之间,还是抟扶摇而直上九万里……李、孟二君,正在茫茫世事中席不暇暖地奔突,面对斯楼,怎能不瞻望前途,萌动仙去楼空、白云千载、举步何之的慨叹呢?

还有具体意义上的人生握别。扬州,是孟浩然所往之地,唐代的商业繁华多汇于此。李白对它并不陌生,他刚刚在那里逗留了不少时日。开元十四年,李白在观洞庭、登庐山、游金陵之后,于五月间到达扬州(广陵)。他是怀“四方之志”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的。初出茅庐的胆气与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的狂放,使他在扬州大出了一番“风头”:“不逾一年,散金三十余万,有落魄公子,悉皆济之。”(李白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然而,一旦囊中羞涩,商业化的扬州就没有好脸色了!“黄金散尽交不成”(李白《答王十二》),“功业莫从就,岁光屡奔迫”(李白《赠赵征君蕤》),他尝到了碌碌人世的冷暖与炎凉,故萌发出浓烈的思乡之情:那紫云山、大匡山上的子规鸟和杜鹃花,那峨眉峰头的半轮秋月,那挥手一别的父母双亲,委实令人魂牵梦绕……这是他神采奕奕告别乡亲之后领受的一道比川菜还辣的“辣味”。他对扬州、对人生征途,产生了别样的滋味。而此时此刻,就在这“黄鹤”小憩过的地方,他所崇敬的孟夫子却要奔赴扬州,心中的失落和忧思怎能不喧哗和骚动?孟浩然比他年长,历经沧浪,可能无意多思亦无暇叩问,但李白做得到么?



这样,对于云间黄鹤的遐想,以及对东下维扬的故人的牵挂,悄悄然交织到一处,使李白的这一次送别更显得心事浩茫,更带有怅然若失的感情色彩。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,平平叙事,情感节奏相对平缓。结识才三季,便称“故人”,足见神交已久,相见恨晚。对于“西辞”一语,徐增《而庵说唐诗》云:“‘西’字好,遂紧照扬州,以扬州在武昌之东。此时浩然意在扬州,故云‘西辞黄鹤楼’也。”孟夫子“意在扬州”,去意难挽,这对刚在扬州折腾了一番的李白来说,似有“欲说还休”之慨,心头平添了几多惆怅。

由“西辞”,想到了东下所指——扬州。扬州乃烟花之地,绮丽而又风流;恰巧,大自然适逢烟花三月,一片缤纷,无限迷离。两种“烟花”,相互迭映,给人许多遐想。是徜徉于大自然的“烟花”盛境呢,还是涉足于花柳繁华、红尘漠漠的富贵之乡?这不能不令人再一次想到黄鹤楼上黄鹤游,再一次对人生去做哲理上的推敲。崔颢的感触是: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李白在这一问题上,与崔颢心心相映,有无限的共鸣。他从扬州的如烟花影中走来,他从冷却了豪情的“散金”喧闹中走来,此时此刻,他的情丝更容易系于晴川与碧树、芳草与烟波……所以,当孟浩然东去之后,李白却“回转头去,望黄鹤楼之西,惟见长江之水从天际只管流来”(徐增《而庵说唐诗》)。这“天际”,可以推向三峡,推向巴蜀,推向雪山,推向长江的源头!它带来了高寒和清澈,杜鹃的落红,子规的啼血,峨眉的月影,纤夫的悲歌!李白必然由惜别之情,升腾起强烈的乡关之思,以及“何处是归程”的寻求心灵家园的人生喟叹。这种喟叹,与崔颢的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相比,更显得阔大、深沉、激越,更显得飞扬腾踔,有气势,有力度。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非“谪仙人”、“楚狂人”,谁能出此平实而又波动之语?李白毕竟是李白!

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凝视孟浩然那片东去的“孤帆”了。李白极目远眺,视线紧紧相随,只见那帆影越去越远,越去越远,直至消失。挚友相逢,知音相聚,一切孤独之感皆会抛到九霄云外;如今,黄鹤楼下一旦分手,李、孟双方顿时成为天地间孤寂的“点”。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,“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”(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),这是



何等的寂寞与悲哀!《唐宋诗醇》评曰: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一句,“语近情遥,有‘手挥五弦,目送飞鸿’之妙”。《唐人万首绝句选评》亦赞道:“不必作苦语,此等诗如朝阳鸣凤。”李白对此句几乎不作经营,纯然是如实描画,客观“报道”,但一个“孤”字,一个“尽”字,却道尽送别双方的无限心事。此情悠悠,此恨无极,此情此景后来几乎成了挚友分别的经典画面与传世镜头。

当然,对历史,对黄鹤楼,对种种至情至感做出诗国最强音反应的,还是毛泽东同志的那首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。这位在历史转折关头沉稳执著、胸罗万象、长于哲理思辨、敢于继往开来的登临者,赋予黄鹤楼以新的魂魄。“黄鹤知何去?剩有游人处。”他要率领民众对“往昔”作历史性的“大告别”。他怀着峥嵘岁月中的“大孤独”,拂去了李白、崔颢、孟浩然等人的“小孤独”。他要将博大的忧国忧民之情注入酒杯,倾入江涛,让心潮以磅礴之势,永久地搏击于无垠天际!



月映万川 各有境界

——李白和苏轼两篇作品的对比分析

□过常宝

月下独酌

李 白

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
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,行乐须及春。
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醒时同交欢,醉后各分散。
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。